

风情万种

家乡的味道

□黄阿彬

寒露时节，我们到仙都镇云山村汤晓丹故居，恰逢世界著名音乐指挥家汤沐海回乡。年逾古稀的汤沐海是已故“银幕将军”汤晓丹的儿子。

应该说，自从前几年故居重建落成后，汤沐海三两年就回乡一趟，或探亲，或表演。一个月前，他回乡为汤晓丹艺术中心揭牌，此次是回故里了解文化项目进展。

夜幕降临，当地汤氏宗亲热情邀他到故居边上的五凤楼老宅宝山堂吃饭。饭桌上摆满了煮熟的地瓜、玉米、芋头、米粿、花生等家乡特产，还有铁观音茶水。边吃边聊，气氛甚好。因为他还要赶回厦门排练节目，乡亲还特地把这些东西打包让他车上吃。汤沐海高兴地说，这是家乡的味道。

确实，对于游子来说，不管他走得多远，无论品过多少美味佳肴，但家乡的味道却是挥之不去，熟悉而久违。

正巧，第二天清晨湖林乡前坑村老家堂妹的米香作坊就要开张了，这令我对家乡的味道平添留恋与希冀。因为米香是我从小爱吃的特色美食，其传统手工制作，切成小块，味香巧脆，色白自然，甜度适中，特别是加了花生等佐料后，更加可口，我每次都能吃上好几块。不过，因为自小到县城念书，从没有看过米香制作，总是心生憾意。

在华安当地，较多的村有制作米香的习俗，只不过是工艺不同而已。岁月流逝，整村农历正月制作米香的习俗估计只有我老家了，不惑之年的我有时亦如嘴馋的孩童，盼望春节早点到来。

前坑古称“钱坑”，传说土匪要来抢劫，当地一法术高明的铜枝感知土匪用蜜蜂阵来攻，便让村民点燃草架，意为火攻蜜蜂，果真骗过土匪，土匪没有进村抢劫。后来，这个铜枝就叫村民做“米香”，一块一块，叠成尖草架状，意为避邪，祈求吉祥。而后，米香成了当地圆林堂的供品，朝拜后送给亲朋好友，寓意平安。

传说也好，现实也罢，因为这份浓厚的家乡情缘和米香情结，让米香成为父老乡亲增收的新路子一直是我的愿望。乡领导

一缕温馨

田螺里的乡愁

□杨燕芬

“妈妈，看我今天给您带回了什么！”从江畔垂钩回来刚进家门，尧宝就兴致高昂地扬起手中的袋子，“这是不是您经常说的美味田螺？”“哪来的田螺？”我兴奋地迎上去。“九龙江里很多啊，今天先带一些回来给您看看可行不，您要是喜欢的话下次我再捞回来给您。”他高高举起手中的田螺，使劲地在我眼前摇晃，像胜利者举起手中的奖牌。看着儿子意外收获的得意劲儿，我自己也仿佛回到了儿时网虾捞田螺的美好时光。

老家，既不靠海也没有靠山，但是，全村四面绕水。每到田螺上市季节，我便和小姐妹们提着水桶扛着抓田螺的工具到村子里的“江河湖海”四处打捞。这工具，乃一把特制的铁耙子，三至五米长的竹竿，一头拴着个铁簸箕，底部的铁线条有一定的间距，既可以捞起一定大小的田螺，又可以将细小的泥沙过滤出去，避免捞回来的东西太重。竹竿太长行动不便，太短也不行，你往水中一抛，稍有不便它一下子就溜溜出去了，看你怎么往河中间找回来。抛耙子要掌握力度，拉回来时也要讲究窍门，竹竿尾要稍微用力往下压一压，铁簸箕才能嵌入河中的淤泥，尽量将河底的“货色”罩住，不至于空走一趟。拉到脚边的铁耙子还要在水中抖一抖颠一颠，直至泥沙尽去，田螺尽现。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外壳乌黑的河蚌和河蚬，以及来不及逃走的小蟹小虾之类的“一举多得”，要眼疾手快地将它们挑拣起来放入水桶里面。这一抛一拉再挑拣的劳作，常常是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简单重复操作；但有时还要卷起裤管走入池塘趟在水中，这其中，就有我最害怕的——水蛭。这种吸血动物，最爱潜伏在水草丛中，一旦有人下水，便飞快地游出吸附在人的身上，饱餐一顿之后离去。它们的头部有吸盘，并有麻醉作用，常常悄无声息地附着在皮肤，等到你腿疼发觉时已经被吸走了好多血。最是讨厌！

一般忙乎个一下午，看看有小半桶的田螺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回到家，左邻右舍各端了一碗送过去，已成了约定俗成的礼尚往来。自家只留炒两三次的量，泡了水，最好是淘米水，等个一两天，它们把肚子里的淤泥污物都吐干净了再吃。有经验的厨师会告诉你，要先把田螺的尾巴壳尖用钳子或大剪刀剪掉，再洗干净待用。为的是田螺炒好后吮吸才能形成气流，把螺肉吸出来，否则，只能借助牙签，回形针之类的尖细外物挑出螺肉了。当然，那样你是享受不到吃田螺的真正乐趣了。

我最喜欢奶奶炒的田螺。起油锅，爆尖椒，要那种鸡心小红辣椒，够辣。等到辣味在空气中散开，放入姜丝逼出姜味，倒入田螺翻炒几次，弥漫开来的辣呛入你的眼口鼻时，赶紧倒入老陈醋、酱油等调料，翻炒，加适量水、红糖，加盖焖一小会儿即可。不能炒得太熟，否则就吃不到鲜

小时候，时常遇到一些盐渍满身的精壮男子推着独轮车来村里卖盐。“卖盐了，竹屿盐。”那些想买盐的人听到叫卖声，总是上前问道，“真是竹屿的？”“那还有假？”卖盐的一开嗓回应，生意就做开了。也没怎么讨价还价，一撑开独轮车上的牛尼袋子，很多人便拿着大小不一的盆缸围了过来。人们似乎对于来自竹屿的盐有着十足的信赖。从那时起，“竹屿”便成了头脑中较熟悉的一个地名，老觉得那是很遥远很神奇的地方。

也是小时候，听长辈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古代有一个大臣跟他的国王打赌，他认为同是生活佐料的盐和糖，盐的作用甚于糖。但国王就是喜欢糖，大臣跟国王说吃糖不吃盐绝对挨不过一个月，国王就是不信，还拿自己的王位跟大臣打赌。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国王就认输了。故事原本讲的是“甜日子易易，苦日子久长”的道理，却也说明“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中实实在在是离不开盐的。

后来在收音机里听一个台湾人讲古，讲到《说唐演义》里程咬金因为走私盐被朝廷拘捕入狱，治了死罪，因为皇帝大赦天下才捡回一条命的情节，又懂了盐自古以来就是皇家禁卖品，特别稀罕。

上小学时，曾经看过一部叫《闪闪红星》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围

地方风物

竹屿的盐

□柳小黑

剿，红军战士躲在深山里，因为缺盐，时间一久，很多人都出现了水肿。一个游击队员要给山里的红军送盐，却因为国民党兵守住各个路口，各种违禁物品查得特别紧，一时就难以实现，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想出了一法子，将盐粒煮开，再拿衣服浸泡，待衣服晾干后，盐自然就沾附其中。那游击队员照其法，结果真的躲过了敌人的视线，到了山上，脱下泡过盐的衣服煮水，盐又稀释在水中，水煮干了，锅里就覆着一层盐晶，这样终于解决了红军缺盐的困境。

“煮盐”“晒盐”，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懂得的常识，于是就特别想知道，那个盛产盐的竹屿，那里的盐是不是也是煮出来晒出来的。当然，那是儿时的好奇。

二十一年前，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因为想着把日子过好一点，便萌生了利用业余时间再学门手艺赚点外快的想法，后来经人介绍，竟跑到竹屿这个我一直向往的地方跟人家学照相。

那一年的寒假，为了拜师学艺，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开了几十公里的路程，往返于竹屿的盐垆之上。

我每天经过那片广袤的盐田的时候，总能见着盐工们在晨晖下的盐池里来回穿梭，挥铲扬把，卖力地侍弄着脚下那些经风吹日晒白花花的盐晶。那盐池边上——一垛垛银晃晃的盐坨，让我真切地体会到盐的来之不易，体味着扎在盐堆里的感受——迎面而来的风，潮湿又带着咸味。而这，也正好解决了我长久以来对竹屿之盐的好奇。

然而，那时的我并没有驻足去探究为什么

吾乡吾土

漫游沙建村

□宋阿芬

沙建村是华安县沙建镇的一个行政村，这里绿水悠悠、树木葱茏，登上沙建村的大尖山顶，全村的美景尽收眼底：果林、竹林、田园浓绿之间，点缀着青墙、红瓦，大桥、古村落、新村别墅，就像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从沙建镇政府出发前往沙建村，首站是汰口古兵寨，它坐落于一座龟形山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溪。这是一座古代兵寨，斑驳厚重的楼墙经过数百年的风化默默地向人们讲述曾经的沧桑与繁荣。山门正上方赫然写着“全保楼”，后门则无题字，侧门写着“百谷朝宗”四字。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这几个大字在芳华凋尽中依然醒目。正门进去，便是鹅卵石铺就的廊廂式庭院，俗称“天街”，两侧各有两排房子，错落有致。当你徜徉在这一古兵寨中，恍如隔世，不知今夕是何年。这种兵寨建筑格局，在抵御外敌来犯时，寨民可在寨内之间互相走动，自如应战，在安全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可谓是一夫当寨，万夫莫开”。整个建筑恰似一个大“印章”安放在一只巨型乌龟上，形成独特的“金龟背印”，寓意吉祥如意，长寿安康。楼内有雕刻麒麟的古石窗、古石臼等。这些古物它不仅承载着沧桑与历史的记忆，透露出的还是蕴含地域文化的神秘气息，给人以情感上的回归与心灵的慰藉。古兵寨四周绿树掩映，万亩苍秀，大树参天，叫得出树名的樟树、松树、榕树，叫不出树名的数不胜数，树枝交错，树叶交叠，连成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山路十八弯我们终于来到了朝营古村落。朝营是沙建村的一个自然村，这里地处偏僻，安定，平静，祥和，可称得上世外桃源。朝营村于1956年重建，建筑群保存得较为完好，坐北朝南。这座村落的辉煌已不再，但泥墙瓦屋散发着朴素的韵味，弥漫着古旧的气息。建筑布局整齐有序，由四横排、两纵排围合而成，大致平面呈“回”字状，以双层阁楼式建筑为主。建筑主体墙体由三合土夯制而成，房舍依山建在盆地周围的山上，高高低低错落落落，灰色的屋瓦，剥落的墙壁，参差齐不齐的柴垛。通往各家路也都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你在这巷道中踱出方步，穿梭在漫长时光隧道里，慢悠悠且悄无声息。废弃老墙体、老石磨、老石臼等遗存，这些古旧的气息并非已与时代疏远，若忽略其表面的斑驳和沧桑，蕴含其

竹屿的盐深受人们喜爱，也没有去多加了解那盐的生产过程，人总是这样，最初的好奇一旦得以满足，隐藏其中的另外的美也就无足轻重了。

今年年初，一个朋友听我谈过想深入了解竹屿及其出产之盐的话絮，设法帮我拿到一本《漳浦盐场志》，我当时随意翻了翻，从中了解了漳浦的制盐史。书中对于竹屿盐场的概述，有一句话甚是豪迈，“昔日的荒凉海岛、冷清滩涂，在建设者的手中……变成盐堆皤皤、鱼虾拥挤的繁荣之地”。这是成功者的自矜之语，对于后来者，也确是描绘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

“双节”期间，忽然想起去竹屿盐场走走，于是开车前往。时值午后，站在盐田边，看着那宛如棋盘一望无际的盐池，看着被盐田环绕的竹屿岛上高楼林立的民居，看着盐场四周纵横的沟渠和远处的山，看着映照着蓝天白云粼粼发光的盐田水面，更加感觉眼前这块土地的丰腴和博大。

竹屿原是海岛，清朝乾隆年间就没有管理原盐生产的场署，可见这里早有产盐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大规模建设盐田，才围海造田，使孤岛成为现在的模样，这一块据说有着“龙舟地”之称的海边小邑，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历经人们的苦心经营，如今已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也许是因为我来的时候正值假期期间，在盐田里劳作的人并不多，只有零星几个盐工在盐埂上来回走动，整片盐田何其的寂寥，在日光的映照下，盐池里的水随风漾动，变幻着晶莹的光。那告别了烈日晒烤后沉在池底下厚厚的盐层，因了风的叫唤，泛出层层薄薄的盐絮，从远处看去，有如洁白的雪花。

堤岸上的盐廩旁，成堆成堆的盐坨，有的已经覆上了黑色罩膜，有的还裸露在阳光下，寂寂地闪着让人清爽的寒光。南宋词人柳永在他的咏盐诗里那句“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为雪”的描写，应也是若我眼前所见的景象。

我听说，每到盐场丰收的时候，盐工们披着晨曦的霞光在盐池里劳作的场面，更是震撼迷人。那些咸湿的空气中夹杂着阵阵“沙沙……哗啦……”的推盐声，以及男女盐工劳作之余互相之间的取闹嬉笑声，必定有着别样的生机和粗犷。

那样的场景，可惜我还没看到。下次想起竹屿，我肯定奔此而来，来看看盐场的丰收之美，来听听盐场的轱间趣事，因为我相信，这个从历史变幻的风云中一路走来的盐之岛，必定演绎过不一般的辛酸和荣华。

家园

流动的水乡图

□林 艳

一清早小区就笼罩在一片蝉声中。

我的故乡把蝉唤作“红宝船”。小时候，我们常常在蝉发声高歌时，循着它的声音去树干上找寻一只只“红宝船”。盛夏的太阳火辣辣，我们总被晒得像一个个“小黑人”。蝉却不在乎，不知疲倦地奏着一支支夏天的交响乐，直到太阳像一个醉汉摇摇晃晃贴着邻居的楼房，贴着村口的榕树慢慢下坠。母亲拖来长长的水管接上水龙头，把院子里的每一块红砖冲洗得清清爽爽，静下心等着夜风光临。

我和小伙伴悄悄溜到依着伯母家菜园子的小河边，迫不及待地下了水。

故乡在九龙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上，水系发达，房前屋后都是小河汊。我双手扶着岸边的搭石，浮起身子，双脚噼啪作响，把水面拍出一朵朵水花。会游的小伙伴顶上片荷叶早浮到水中央了。伯母的菜园子绿油油的，丝瓜架都搭到了水里，我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丝瓜。丝瓜的“长发”一般垂下来，黄色的花朵像小喇叭，诉说着成长的秘密。就在我下水的时候，堂姐拎着菜篮子来了。她摘下了一篮子的夏天：翡翠的空心菜、胖娃娃似的瓜、长长的豆角、鲜艳的西红柿……一篮子的清新，一篮子的自然。

我是爱玩水的水乡孩子。盛夏，泡在故乡的河里，浸在碧玉般叶子的瓜棚架下，任流水包围自己，美得想在水里做梦。

父亲周末回来，会带我们到九龙江去捞蚬。捞蚬，除了要有力气，还要讲究方法。有时用脚踩在江底也能踩到蚬，常常小半天就捞了一大桶。故乡的蚬饱满肥嫩，煮汤特别清火，自己煮不完还能分给邻居许多。

我上岸回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做晚饭。夜风调皮地扑过来，冲过水的院子满是夏天夜的味道，有青草的清新，有夜空的凉爽。姐姐把饭桌摆在了院子中间，我们就着夜风边唠嗑边吃晚饭。就是到现在，我也喜欢和父母亲、姐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天，感觉像是回到儿时。我刚参加工作，父亲刚好退休。为了照顾我们，母亲退休后也一起来到城里，住了二十几年。但他们无时不想念着故乡。去年，他们决定搬回老家度晚年。他们说乡下亲切，出门邻里打招呼满脸都是笑容，而且家长里短聊起来都是乡音，听着自在舒服。母亲曾在村里教了几十年书，市场卖菜的多是她的学生、学生家长。母亲一到市场，他们就热情地跟她打招呼，聊家常，为她介绍新鲜的鱼虾、蔬菜。母亲的心里自是觉得舒坦——在城里哪有这样的待遇呢？他们还常常到村头的公园散步，那里也有很多老人家，他们一谈起过去，往事像电影回播，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

我们理解父母的心思，于是我们也常常回去踩踩故乡的泥土，闻闻海蛎的气味。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我们很久没回去。一直等到春暖花开，我憋不住了，赶紧开车带女儿回去看望父母亲。看到他们安好，真的便是晴天。

穿过镇子的这条公路连接着浒茂岛上从东到西的村落。童年的时候路的北边是一条小河沟，河沟边是一座座典型的闽南砖瓦房。南边是镇上的医院、税务所等单位，门口都围着铁栅栏，栅栏的脚跟种满了花，开成了长长的花墙，印象最深的是红木槿和梔子花。红木槿又称扶桑花，它的花朵红艳艳的，漏斗形，好似牵牛花。春天一来临，我们就去采摘这红木槿的花芽儿。我们把花托摘掉，然后用嘴去吸花蜜。花蜜甜甜的，沁人心田。这成了我们儿时一道最自然的甜饮料。初夏，乳白色的梔子花则成了我们光顾花墙的堂皇理由，因为只要采摘几枝放在瓶里，厅堂、卧室一天都飘散着轰轰烈烈的甜香。

村子的北侧是一条渠道沟，连接着整个浒茂岛。儿时的渠道沟沟水非常清澈，起着灌溉农田的作用。人们也常常在渠道里洗洗刷刷。后来随着镇上经济的发达，蘑菇房、手工作坊等的兴起，水渐渐被污染了，几近发黑发臭。这几年，政府重视水环境的保护，开始治理渠道沟。清水又回归了我们的渠道沟。不久前，我打电话回去，母亲在电话那头聊得很开心。她说他们早晨五点多，一人提着一个桶，抱着被单到渠道边洗。渠道边每个村角落都至了个小码头，可以容纳七八个人一起洗。很多村妇把衣服和被单拿到这里来洗。母亲不敢下水洗，父亲自告奋勇下水，他说，水很清凉，很舒服。

我听了，眼前浮现一幅流动的水乡图。瞬间我的情感被一种东西渗透，牵扯出对故乡的思念，心被故乡水乡的灵动与清凉填满。



晨练

朱连生 摄于南靖紫云山

主题：

九龙江边是我家